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六十四

明　蝃南張　岱著

高拱列傳

高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生而狀瓌奇、刻苦學問、通經義、務識大指、為文不事詞藻、而深重有氣力、十七舉鄉試、又十三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遷侍讀、時　穆宗為裕王、開邸受經、首簡及拱、拱至進講、敷及從辨析、王頎目屬之、又與其

卿近幸中貴人昵好亡間時輔臣嚴嵩徐階內相猜若水火拱往迎其間亡所見厚薄嵩階亦以其在王邸異日當得重相與推轂之以是亟推遷爲侍讀學士以太常寺卿兼國子監祭酒拜禮部左侍郎尋進尚書召入直撰齋詞賜飛魚服遂與郭朴同入閣辦事嵩既敗階當國李春芳等事階謹側行僂僂若屬吏拱與朴皆階所薦引顧於禮稍倨而人皆河南爲鄉曲而拱以朴夙貴毋事推之朴念拱侍經裕邸冀

得其力而人相與推甚、階微聞之、不懌、而拱以職貴
而驕、每謂階大假言路、為非大臣體、言路亦聞之、都
給事中胡汝嘉者、與拱有嫌、伺拱益急、時拱未有子、
移家近西華門、日伺 上晝寢、則竊出與女媵私、迫
暮而後進、又一日、 上病甚、謀傳有未嘗、拱盡歛其
直舍器服書籍歸、汝嘉以是為拱罪、露章劾之、且發
其他事頗 上賾不省、階擬旨報聞、而拱辭辨疏上
亦兩解而已、拱意階右之、謂汝嘉欲深文殺我、恨二

人切骨亡何 上崩當大漸時階念 上英斷類
高帝獨齋醮土木不已一時廷諍得罪者尚未牽復
欲自登極詔發之夜召門人張居正與謀且遺詔草
不以語同列質明謁王請入臨畢遂以詔草上報可
詔下朝野舉手相賀至有喜極而慟者同列皆惘惘
若失而朴獨昌言於朝謂華亭謗 先帝可斬也拱
亦相與厲和之遂與階有隙時汝嘉以祭典論救鄭
欽胡維新法當罰懲是日朴主筆乃曰汝嘉小臣也

上甫即位敢越法無人臣禮宜削籍階度朴為拱報讐而傍睨拱則已怒目擬階不復言命既下諸給事御史謂汝嘉論出拱指群上疏攻之不已拱恚甚欵階擬旨杖責階不從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中夜不寐按劍而起者數四矣公在 先帝時導之為齋詞以求媚宮車晏駕而一旦即倍之今又結言路必逐其藩邸腹心之臣何也階愕然良久曰公誤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結之又安能使之攻

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借 先帝款

爲 先帝收人心使恩同 先帝出耳公言我集

先帝爲齋詞同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 先帝以密

札問我洪有疏願得効力於兵事可許否此札今尙

在洪乃頰赤語塞春芳等邀洪至階室謝罪階出即

堅卧引疾洪亦引疾 上俱慰留之洪以登極恩遷

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洪先出理閣務而給事御史

合詣階第勸視事其醜詆洪無所不極口乃至句簡

無虞日、拱恨甚、乃撥階二子横行事跡、授其門生御史齊康上之、階疏辨乞休、左都御史王廷等、交章請留階、而極論拱與齊康罪狀、上為謫齊康遠外、許拱養疾、使鴻臚寺宣諭、階始出視事、乃露郭朴所以私拱狀、於是言路移攻朴、朴亦不能安、乂之引疾去、次年、階亦罷政歸、有山人邵樗朽者、以權術縱游江淮間、先以一刺謁階曰、公欲復相乎、階曰、何謂也、曰公不過二萬金而可復相、階不測所謂、力拒之、揖而

別曰、公不爲相、則不能安、毋悔也、遂走謁拱、亦如前語、拱說其辨、與款而深語曰、我故欲之將家貲不能具、曰不必公金、所善者陳洪、得數行以謁洪、金可得也、時洪爲大璫、家貲巨萬、揣朽得拱書謁洪、洪許之、爲畫策、謁司禮、果以隆慶六年、起拱於家、使掌吏部、拱日夜馳至京、既陛見兒奏事、承旨仍恭預閣務、胡汝嘉方憂居、一夕伺恨死、而背之右階爲難者人人目危、拱乃使所知偷布腹心於言路曰、拱當洗心滌

下法司史議、肯優是其言、拱爲人有材氣議論蜂起
而性迫急、不能容物、有所忤、觸之立碎、拱既覬
上意不悅於言路、遂用左右媒傳旨下吏部考察、拱乃
簡所與拱爲難者、盡斥之、以快宿憾、拱但不得逞於
階、頗事搜索、會階有家僮徐寔者以階在朝時、燕中
有所逢敎相聚爲奸、且若有異謀其伍有告之徐寔
者、階以屬兵部尚書楊博、悉捕誅之論寔功得爲錦
衣衛百戶、頗橫燕中、至是拱使人告言寔罪、下獄鍛

烋、俾引階爲証反妄殺、而不能就、止坐寔他事死、拱益快之、于是台齊康起張齊、而階之鄉人陳懋德者、素不悅于階、同翰林諭、拱其座主也、擢爲尚寶司丞、懋德乃與同門鄒楫、程文、宋之韓、周美等、日爲拱悃悃、言階以數萬金謀於中貴人、且起用矣、至司階使刺客刺公矣、時時推筭階星命、以媚拱、同階於法當僇死、其數亦盡於今歲、而階之子前太常卿璠、與少卿琨貪鄙、嘗使其家人置私邸於燕市、皆可三萬金、

咨乃為拱謀、階所藉以復起者貲、竭其貲、可無復起

乃因階之鄉人漢陽守孫克弘、行候問拱、為階所使

捕其人、下司隸御史使引郎中僮戮、悉還而藉之、僕

使給事中張檟等、諭階三子、行巡按御史逮起其門

人前蘇州知府蔡國熙於家、為蘇松兵備、委以階丈

子而階之譬役上書誣階父子事、併下撫按、悉以委

國熙、國熙乃窮治其事、且募能言階三子及家人事

者有賞、于是階之故人子、前府同知袁福徵諸生莫

畏龍、皆以微慽為謗書、藉陳懿德以投拱、事大闕三子皆就禁、僅階留耳、階家潰壞、不可底止、拱初起、強自勵、人亦畏之、不敢輕賕納、而其弟為督府都事者依拱後第而居、于是韓楫等、乃數携壺榼往為小宴、拱自閣、或吏部歸、即過其第、見而悅曰、若等乃尔懽、吾不如也、因留飲、自是以為恒、乃各進其所私人、拱時且醉、因采狀之矣、以一琴板書而識之、次日除目上矣、以是其所押門生及客、皆驟富、門如市、或有所

恨於他給事御史、玉中復警門而入、拱出見之、則陽怒若亂不屬者、曰某、乃歎論吾師、吾知而力止之、暫止耳、故不可保也、拱恚且恐、賛明即召文選郎移鉄而出其人於外、亦不更詳所繇、以是中外益畏拱叵測、而拱最後時、時語客曰、日用不給、柰何、其語聞諸撫鎮以下、賕納且麕集矣、初司禮之首璫闕、為保以次當進、拱以舊日恩、進用陳洪、卲樗朽者、又力為洪貢緣洪故長御用者也、例不當司禮而得之、保恨

洪、因及拱、洪因而力爲拱內主、然英人以不甚識書、父之以忤旨罷孟冲長尚膳者也以刲烹當 上意、拱復爲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次骨、拱亦覺之。拱故爲祭酒、張居正以中允兼司業、拱自負且相〻則爾雄重不爲經常貴人而器居正材、謂且勝我、居正亦委心依拱、而人惟相得毋夜語恒達兩、拱不容於階、居正爲之謀得善歸其後出居正亦與有令後合而慎其同類且盡階從因中上書拱、其辭哀、拱心動、

居正亦悦由為群蔡國熙所具擬戍其長子瓊次子琨、珉、其少子瑛、家人之坐戍者、復十餘人、沒其田六萬畝於官、御史閱之朔、拱擬旨謂太重、令改擬、國熙聞而變色曰、彼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為恩、御史汪惟元上疏、謂執政之臣、不當為撰切報恩仇、尚寶卿劉奮庸譏刺益切、給事中曹大埜、抗章糾拱罪狀、三人皆謫外、拱疑居正與知、又以其常與中貴人通而厝其事、而叱之、居正頗亦強笑謝罪、拱淺人也、不復記

而居正銜拱深、然絕不露、拱以大璫言稍戢、欽司禮孟冲復忤旨出外、保代之、　穆宗不豫、尋大漸、拱條列即位數事、上之、頗周悉、然大指使政歸内閣、而不旁落、尋要其門下給事中御史爲諸疏劾馮保、時居正當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厚諧居正、曰、當與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密遣人報保、保得爲備、乃言於皇后貴妃曰、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卿周王以爲功、而已得國公爵、又

多布金於兩宮之近侍俾言之皇后與貴妃皆措愕保乃抑給事御史疏不遽達而擬旨逐拱次日召群臣入聽宣詔拱猶謂逐馮保也使使約居正入朝居正稱疾故徐徐進至奉天門中官出三宮詔皆除備被馮膺使宣則逐拱拱汗下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掖之起使兩史扶携出以明晨僦乘出宣武門居正與高儀疏請留拱不許請給驛許之于是階萬書辭三子皆復官拱歸意忽忽不得自聞從古人飲或

盛服擁輿從或來一騎楚服馮策或從數十餘騎游獵項之有奇羨人輕入乾清宮門馮保得之置刃其袖挾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金餌使行刺時保兼領東廠與朱希孝同讞獄且戒保先使四緹騎馳詣新鄭順指縣官防拱逸發卒圍拱第家人悉竊其金寶爲散散拱欵自經不得乃出見緹騎問將何爲緹騎曰非有逮也恐驚公而使慰之耳拱稍稍自安居正初欲重拱罪既念非事體乃微風保保持不肯從乃

復風希孝、希孝行數萬金賄保用事且賂三宮左右、當再獄、恐大雷電、保懼、乃盡反其辭、而坐其人以闌入宮門越棄之市、拱以驚憂成疾、後稍愈、不復振、卒、其家以卹典請、馮保傳旨、謂拱事 先帝、欺肆不忠、罷弗予、居正等請之、始許復其官、祭葬如例、已復傳旨、止予半葬、而仍列其過於祭詞、先是其客邵樗朽驕橫、踞燕中、市官、對居間納賂、且不貲、拱亦厭而畏其口、乃僞為薦之、兩廣帥者、官以把總名色、使披金

緋、又則逐之、樗朽益不檢、前後所得金、多費之倡優陸博、而所至把持守令長短、大言無忌、後新鄭卒、江陵當國、知其事而惡之、屬巡撫張佳胤、捕置之獄、其謾語如前、而加甚、杖之百、不動、欲折其足而不能、乃教獄卒、使置於檻、以大椎椎折之、樗朽大歎詫曰、天殺我耳、豈汝曹之能至死不屈

石匱書曰、新鄭很躁自用、屢中奇禍、亦是其性氣使然、而華亭以一言不協、因成仇隙、兩虎相爭、遂無已

時乃斬鄭再正撲庸、焦內華亭、政用旬快、而又豈知江陵之譏其後乎、姻婭在前、螳螂政紆想背、而黃雀之啄已先及其腰矣、仕途如此、可不畏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六十五

明 劒南張 岱著

張居正列傳

張居正、號太嶽、湖廣之江陵人、少穎敏、絕倫、十五為諸生、尚書顧璘撫楚、行部試其文、大奇之、曰、此國器也、解所繫犀帶以贈、且曰、若異時當具玉、此不足又溷也、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諸進士多談詩為古文、以兩京開元相砥礪、而居正獨默然不屑

也、潞永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彙之而時〻捐
老易以為能得其用、諸老如徐階輩皆器重其人、相
推許遂得授編修、居正為人頎而秀眉目美鬚〻幾
至腹、沈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時嚴嵩為首輔、忌徐階
諸善階者皆避匿、而居正行意自如、嘗考會試、其門
生自喜客於嵩能得嵩意、居正衆斥之曰、李樹不代
桃僵耶、亟去毋辱吾門衆稍莊憚之、嵩顧亦稱居正、
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居正侍諸生

嚴士所寬假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還理坊
事選侍裕邸講讀王頗賢之邸中中貴人亦無不賢
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尋進右諭
德兼侍讀預校永樂大典復預修興都志進侍讀學
士領院事徐階代嵩首輔每事多引以共謀尋遷禮
部右侍郎兼學士月餘爲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充　世宗實錄總裁至秋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
加少保去學士之五品僅歲餘而至一品其登進之

遠、雖張挂不能過也、時年僅四十三、當居正之進閣閣臣凡七人、徐階最爲老宿、與李春芳皆好折節禮賢、郭朴陳以勤皆重厚長者、獨高拱很躁、而以不得志於言路稍然、尋引去、居正最後升、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是以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徐階既去位、春芳代、居正意抑視之、以爲不足與有爲、趙貞吉居居正下、然自負長策、呼居正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

唉非而少年輩所鮮居正內恨之與中貴人李芳輩謀召用高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益與居正善當是時 天子頗好游而重武居正上疏言六事其一曰飭武備則欵 上修祖宗大閱故事張皇六師犒賜校肄程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議行居正以善筆札諸公有紊切疏章多委之如救給事石星御史詹仰庇傳取戶部金三十萬請皇太子出閣講學草皆出居正而同列李春芳陳以勤趙

貞吉毀士僭之見逐雖繇之自高拱其機發于居正、居正故所獨厚者中貴李芳一日言官有忤旨當懲者召芳顧曰當何處居正還曰不過示責而貸之耳、春芳具如居正語而居正以片紙使小吏投司禮曰、北人狂妄即　上貸之恐有繼言者須論罰芳請於上改傳三月俸春芳調得之恨居正而不敢於後諧閣臣去且盡獨居正與高拱在兩人相得益密北虜請入貢通互市亦惟居正贊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

進太子太傅、再以六年滿、加少傅、進建極殿大學士、
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又加少師、徐階居正
受業知己也、以忤拱嗾言路攻擊必欲殺之、階三子
下撫按置獄事益急、階求救於居正、居正從容為拱
言階一旦叵測公負薄僚友名、拱稍心動、而居正復
為撫按居間、得稍緩拱之客、乃構於拱、謂居正納階
子三萬金賄、拱心銜之、一日言及居正多子、乃調曰、
造物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曰多子多累、頗為衣

食憂、拱忽正色曰、公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
正色變、指天而誓、辭甚苦、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
以故兩間疑、而拱之客謂間可乘也日稍〻以居正
過聞拱都給事中宋之韓具疏且論居正草成居正
知之走見拱盛氣言曰、公不念香火盟忍逐我耶拱
錯愕出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正曰公之門人宋之
韓已具草矣、拱曰、亟呼而止之、居正曰公欲之安能
止之拱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晨入部、以其削稿政

補之韓而疑居正益甚拱又前後薦具所善中貴人
陳洪孟冲炳司禮而抑馮保保銜之時尚寶卿劉奮
庸給事中曹大埜皆所論拱獲罪或云居正實使之
或云獨大埜受之馮保莫能明也　上一日南視朝
忽馳而下且蹕于陛門第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語
不了了居正與拱趨而掖之起還宮即不豫者月餘
群臣日詣閤問安　上方卧躑然興肩輿至內閣居
正與拱驚出俯伏　上掖之起而持拱臂仰天氣逆

結父之始云、 祖宗法壞且盡柰何亦復不了了、而持拱袂步且至乾清宮門始復謁弟還閣、別有諭、明日寂然、而居正密知 上有不測爲處分十餘條、札封投馮保、即有報拱者急使迹之則已入矣拱亦不知爲何語弟恚甚至閣詰居正曰、昨密封之爲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内豎何也、居正面赬赤不能答徐而曰、吾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切瞅我、拱淺謂寔然不復置臆而 上崩拱與居正具遺詔草拱

復自草以聞。凡數事。皆欲斂司禮權歸內閣。馮保銜
之。拱復嗾所善言官四五人。別疏論保。謂必下拱擬
旨逐之。而居正陰與保謀取兩宮旨逐拱。拱狼狽去。
上御平臺召居正諭曰　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
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居
正頓首泣謝。謂國務在遵守　祖宗舊制不必紛更
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　上曰善時
上沖幼庶已委居正居正既得國亦慨然以天下為

已任、中外想望丰采、既已大計、廷臣於拱私黨、多所屏黜、而他不職者、亦稱是、復具詔草、請於 上、上召群臣廷飭之、百僚悚息、開經筵為知經筵事、修 世廟寔錄為總裁尋加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上疏三辭不許、賜白金文幣、復力辭前命、乃許之、居正為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吏寔、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夕奉行如疾雷迅風、方快意、居恒謂 高皇帝真得聖之威者也、 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坐法宮

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今上 世宗孫也柰何不法祖時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朝議難之以為朝弼綱紀之桀且萬人不易逮逮恐失諸夷心居正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於 上貸其死而錮之南京居正日侍講幄請 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以寒暑小故罷居正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幄造膝密語 上有所欲言正字官即避出言罷方入居正在直廬偶感病 上御煖閣調椒湯

賜之、賦著御儀　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殿
角試其涼暄、隆冬詔以氈數層鋪地恐其足寒、隆禮
若此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是年為居
正建第江陵、名其堂曰純忠左曰社稷之臣右曰股
肱之佐、名其樓曰捧日皆御筆大書而出內帑千金
為貲、貲凡三載而成南京給事中余懋學疏請行寬
大之政、居正以為風己奪職御史傅應禎繼言之尤
切、然不敢有所侵于居正也居正以經筵進講畢、訴

於上揭此曹欲市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奸縱私下錦衣逮杖而戍之給事中徐貞明等坐就獄且橐饘亦逮謫外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居頗迫數刺得陰事而恚之抗章極論其黜橫居正怒甚見 上俯伏而泣不肯起 上為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吾為逮臺究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 上命杖百遠戍之時物論頗蔚刺居正不自安具疏為解得不杖奪職還里客有賀居正者曰公真宰相度哉居正變

額曰、不過宋宰相事耳古人殆不然、蓋以輕處為未
慊也、亡何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入閣、故事入內閣者
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着元輔辦事、不歉夷
之僚佐也、於是四維恂恂、若屬吏矣五年丁丑廷試
居正子嗣修以名二甲第一既進御、上咨姓名、拔
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以報先生功、上寵遇已極、
而居正時作倨侮、一日上在經筵、讀論語色勃如
也、悞北音作背、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

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見者謂居正有恭衆之萌、而不自覺也、居正天質剛傲、好申韓法、以智術馭下、而士大夫之險躁者、爭投其意、凡事操切天下怨之、一日奉聖母慈旨、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居正執奏不可、上曰、聖母奉佛、故不忍耳、居正對曰、佛氏所稱地獄刀山劍樹剉燒舂磨、其慘更甚於行刑、上大笑、諭以傳、其殘忍類此、滿九載不上考、請罷溫旨慰諭陰貴甚厚、未幾其父封少師文明卒、上遣

中貴人慰問起止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賻贈有加 上加恩居正雖踰於他相然未嘗有意留之同年戶部侍郎李幼孜等倡諛辭謂 上冲年不能親萬幾不可一日無相公遂以奪情之說進居正惑之乃陽上書乞守制而露意馮保使用留之時識者皆以為非然而不敢頌言之王錫爵與其僚張位趙志皋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為不可懋學移書幼孜責使諫止幼孜唯唯而已用賢不能

平、豹中行具疏請敕居正歸除服而後用之刑部員
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繼之、且傍刺及居正他事、疏
上留中、馮保蓋欲取居正指擬加重辟、王錫爵往質
與所持辭頗峻居正勃然且拜且曰　上強留我而
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寸在我且自刎矣錫
爵出、進士鄒元標者復上章極言居正以元宰而首
戕人倫何以帥表天下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人主、
不過智力把持耳用之何所利前是　上西下肯廷

杖穆思孝八十、謫遠戍用賢中行六十、為編氓而元標袖疏草入左掖門觀諸臣旋轉迴向中不為懾疏上而中外壯之、得旨杖戍如穆思孝皆瀕絕而蘇、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人情洶洶、又不曉有奪情事、事創起而諸言者皆得罪以為居正寔應之、街議巷摘至作謗書懸之而長安通道、謂居正且反居正不得已乃草詔戒勵群臣諭所以留居正而罪言者意、再及之必誅無赦、馮保為請於　上、宣之朝、詢稍

思、於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璫魏朝持傳往代司禮、而禮部主事曹誥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不遑朝、以素服角帶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上許之、而日給許直、反踰於常俸、始居正自矯飾、雖不能無任情、而英敏善斷、押闔憚霍說之者以為有魏相姚元之風、居正亦稚自負不世出自為劉臺等所擿志意恍惚、至是始知天下之不見與思以權劫之益無所顧忌、前成化朝李

賢奪情羅倫疏非之居正復有是舉薦紳先生傳錄

倫疏紙幾貴居正知之恨曰羅倫小監子何所知其

書當抵廁中亡何　上舉大婚禮故事諸授冊遣聘

皆勲臣主之而首輔為副使居正以有服不當與懇

聖亦疑之使中貴人問居正恐難易吉居正監其事

乃曰后為天下母國之大事執有重者且居正受

上恩厚即令之赴湯火不辭斬即暫時吉乎於是居

正遂被紫横玉以從事九十餘日初給事中李涞疏

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將禮而服吉、恐非

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所以自處、夫吉禮非今兹比

也、閣部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也、 上尙惜居正

幸吏之、居正雖甚惡沫以其辭直、姑切責而付吏部

處之、大婚禮成、閣臣第有賞而無遷秩居正知馮保

諸中貴之欲得之也、思以為恩市呂調陽及馮保等

皆加秩廕叙、而自力辭之以釣奇先是 上所賜札

稱元輔、或稱先生、至是始無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

以師禮而居正有奏謝亦自居為帝者師且引贊拜不名之禮隱然兼蕭何子房而有之人謂居正傲於上而畢於馮保即陳奏所不諭也居正見人情已定乃始乞歸葬再疏始允以三月為期葬畢即上道範金為印記曰帝賚忠良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 上戒閣臣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責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先生處分瀕行復請見於平臺上撫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忍而

之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倚居正乃勸 上以大婚之後宜博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哭上亦爲之墮淚居正奏辭慈寧宮聖太后復厚賜之出國門遣中貴張宏供帳郊外以餞百官皆班送於是所經縣有司飭廚傳治道路然意居正奔喪或恭用古禮則飾白羅傘幰執事輿臺胥隸之徒皆具素服以從而居正以遊將所饋遺兵器羅列禁衛千官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目於是復望恐更易褶彩

一新、前是居正父初死、巡撫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鮮紗帽、出麻苴戴之、已復加絰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太夫人不出、跪于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慇、乃坐、太夫人傍有小閹侍居正所私留以役者也、太夫人睨而謂陳君幸一瞩眎之、瑞起立、揖閹曰、陳瑞安能為公公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公公者、中貴之尊稱、藏獲見而呼者也、太夫人為之啓顏、至是陳瑞已遷刑部右侍郎、復與

鄖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爭集會葬賻遺不可勝計、有同年御史劉業者罷久矣、與居正故善、來會葬至塞所司饋、又搆與言、密語居正吾相地多、毋踰於此者、是且有天子氣、居正懼掩耳趣之去、既葬畢、兵備副使與分守閫帥、約請居正閱操用大帥禮、居正欣然許之、改服 上所賜蟒繡以御禮成大出其金帛勞使加等、時遼東績奏大捷 上優歸功居正、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為條列以聞、上疏以毋

老不勝骨炎暑請俟秋涼後上道於是內閣兩都部院卿寺給事御史俱上章請促居正亟還朝 上遣錦衣衛官馳傳往迎令中貴人侍太夫人以秋日取江路上前所經縣滿泉守巡迸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撫使持庭參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矣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為前驅約束吏卒干陬飭廚傳居正所坐步輦則真定守錢普所創前為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各一鹿童侍立為

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州邑郵亭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不易下箸、而眞定守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將聞吳中之善爲庖者、召募殆盡、道經襄、王出候、折簡要居正宴會、與人臣雖貴極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不欲、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直入至便殿、具賓主而出、王者之有北向自襄王與居正始、過南陽、唐王亦如之、諸撫臣爭相效、以異禮待居正、而獨保定之孟重

爲甚、雖同事者亦羞稱之、居正入、則孟重以兵部侍郎起佐京營大帥笑、居正既過良鄉、抵郊外、詔遣中貴宴勞百僚侵班迎、以次日質明入朝、上延之平臺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北鹵衰敗之狀、良久乃予假休沐、十日而後入閣、當居正之歸日、巡按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恐獲罪、上書移病歸、陳炌論糺應元、所爲虎、戶部員外郎王用汲疏炌阿附權臣、其辭峻、詔奪用汲官、及秋中

貴奉太夫人所經縣游步皆設席至張綵幔徐州兵
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挽船卒中爲之導護將抵京
上遣司禮郊迎結騎隊鳴鼓角列旌幟橫穿御道而
過觀者如堵　上與兩宮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
禮所賜之隆盛前此未之有也居正權傾天下其所
用要路非其私人即其門下士於是六曹科道咸俯
心事居正雖對妻子床第及酒醉夢囈無不稱居正
賢者其始士大夫之諛以伊周漸謂常談則直進之

舜禹、而居正亦恬然不以為駭至中允高啓愚試士、遂以舜亦以命禹為題議者嘩啗以啓愚為勸進矣、居正服除　上宣居手敕元輔張少師先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嘉慰使中貴人張宏引見仁聖慈聖兩太后慰使尤至、甫就職、吏部舉居正守制歲月為之請十二年考滿加恩優再辭詔言卿之所處恩義兩全、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卿忠孝大節、至於卿之勳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酬眷、特優當會

試居正二子懋修、敬修、俱登高第、居正屢 上謁諸
陵歸、即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則憓然僕予
明辟、凡再上、而 天子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慈聖
口諭張先生親受 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歲
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毋復與此念、居正乃出而懋
修即狀元及第矣、敬修得禮部主事、懋修嗣修共列
史館、每出則衆相指而詛、或作俚謗、書而粘之宮墻、
居正門下客王篆曾省吾等驕橫日甚、南北給事御

史傳作冊王蔚桑耀李遂米𨌊顧蔚行等為之牙爪
而作冊建允悉肆而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抗疏言時
政除詆居正居正怒斥逐之吏部尚書王國光因遂
之是成其名也國光請為公任怨乃出世卿為藩國
長史尋以大察去之先是諭居正若繆思孝元標等
已遠戍國光皆中以考察之例杜其再用劉臺復以
他事陷之戍尋媽殺之吏部又以十二載考最請加
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疏辭上柱國及伯爵俸直受

太傅明興文臣無真并三公者謂居正富力辭至是皆驚怍以爲且封公侯加九錫而居正亦益汰毋論六卿其視閣臣張四維等若不備與稍豢家者四維等事之益謹無幾居正遂已得病日羸削 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爲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無不設醮祠廟爲居正祈禱者居正深居不出款使知之則賂其家人以達取一啓齒而已 上始令四維等理

閣中細務、而大事猶取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猶同力與後疾甚不能趨閣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一日四維時行往候閣、居正屬授曰我病當歸、鄒元標可起用矣四維答曰、誰敢用之蹴踖而出遂衆復以大捷聞居正遂進太師、居正病益劇不可為、乃疏乞歸、上復加優詔慰留稱為太師張太嶽先生居正度不起而 上使人問可次入閣者居正屬潘晟梁夢龍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復屬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王

篆皆可大用而指王錫爵為奸邪 上爲黏之御屏居正待其子弟嚴每三五日入問安頷之而已不交一言以貌羸甚忠人見之臥帷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焉則氣絶矣訃聞 上愴悼輟朝賜祭九壇復增七壇贈上柱國謚文忠遣營葬遣官護喪歸里喪與輜重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人前後十餘里不絶居正卒後馮保益恣肆先是 上所幸中貴拔誠者見忠馮保 上不得已斥之外而使密詗保所

為、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珍玩寶藏踰於天府　上心動、然又止　上初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過罪、其與四維善若泄之四維遂以屬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極論保播達法事　上遂執保安置南京而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而珠寶瑰異以萬計、他宅舍田產若用稱是、內藏為充牣　上益心艷居正疑其贏積、益不可計、外頗風聞而新進給事御史、遂以攻擊居正為奇、有論劾

其三子蹴取上第者悉削籍爲編氓、御史揚四知發居正罪惡、語頗峻、于是始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而王篆、曾省吾、朱璉、陳瑞輩毋不斥削、朝班一空、吳中行、趙用賢等皆召、遷官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產、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且謂居正以私憾成遼庶人憲㸅獄、遼庶人之妃因上疏辨冤、且曰、庶人之府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　上喜、以可立籍居正、乃命司禮監張誠及刑部侍郎丘橓往籍其家、併勘故

搆王憲𨚗事、張誠等行居正諸子焚毀其奇貨禁物、而荊州守令以御史意先期錄其人口其子女遁避空室者不及發、已錮其門則餓死者十餘人皆為大所殘食而盡發其諸子凡藏得黃金將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敬修不勝刑自誣伏寄三十萬金於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然盡其產不能十之三、懋修自縊死家人亦有從死者事聞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小緩之于是詔留田千畝以贍其母、削

吾等退託亦稍緩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

啓愚以舜爲題爲媚居正策禪受奪啓愚職焚其告

身其後言官復攻居正不已敕法司盡削居正官籍

奪所賜璽書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

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嗣修俱發戍瘴地

石匱書曰江陵有相才無相量其依倣紀綱駕馭中

貴神宗方沖幼十年之間蓋亦賴之第其生平學

尚申韓而內又多慾自奪情以後益與正士爲讐日

引群小横行胸意、一切務為苛刻聚歛、海內人心洶洶思亂至死不悔可哀也哉